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十回 祝壽筵前暢言妙旨 再貶廚下雜做苦工

話說妙善公主將園中整理清潔，時屆停午，耳邊廂一陣悠悠細樂之聲，隨風送到。接著又是一片融和的笑語之聲，知道他們來了，本來就想迎上去接駕。後來心中一動，想起剛才妙莊王說過，有兩位駙馬同來，男女有別，貿然出去相見，倒覺不妥。且看二位駙馬是否同來，再作計較。於是就在僻靜之處站定，暗中觀瞧。只見一隊宮女奏著細樂前導，妙莊王居中，大公主妙音，二公主妙元，各挽著駙馬的手，依次隨在後面，再後面便是一班從人，看他們一個個都是滿面春風，喜形於色。妙善公主不覺微微地吁了一口氣，暗想，人生上壽不過百年，這種榮華歡樂，能夠享得多時？到頭來都是一場空夢，又何苦呢？當下她見兩位駙馬果然同來，便一轉身，回到佛堂中去，再也不肯出來相見。我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妙莊王帶了一班人，一路向逍遙閣而來，卻不見妙善的影子。起初以為她總在閣上相候，不料到了閣上，依然不見，只有保姆一人接駕。妙莊王在閣上坐定，兩位公主駙馬也賜了座，才開言向保姆問道：「妙善往哪裡去了，緣何不來見我？」

保姆與妙善公主相處既久，知道她的脾氣，便答道：「公主本則早在園門候駕，後來因見兩位駙馬隨駕同來，因避男女之嫌，這才躲開去的。」

妙莊王道：「胡說！這分明是她目無尊長，故意規避。兩位駙馬是自己姐夫，相見也該的。難道就能夠永遠避面嗎？快與我去將她傳喚到此，若再如此裝模裝樣，我就著人來抓。」

保姆聽了，如何敢道個不字，連連答應，連跌帶撞地奔下逍遙閣去，直到佛堂，將前話向妙善公主學說了一番。起先妙善還堅執著不肯去，經保姆再三苦勸，情知也躲不過，只索硬硬頭皮，跟著同走。

到了逍遙閣上，參見了父王和兩個姐姐。妙莊王又叫她過去和兩個姐夫見禮，這一來，把妙善公主真窘得無處藏身，勉強強地各下了一禮，就退立在一旁。她又將閣上四下一瞧，只見一共排列著四席：居中一席，自然是妙莊王；下面上首一席，是大駙馬與大公主並肩坐著，下首一席，是二駙馬與二公主並肩坐著，最下一席，卻一般設著兩個位置，都自空著沒人坐。她心中免不得狐疑萬種，正在獨自猜詳。

忽見那妙音公主扯了妙元公主，一同走到自己面前，開言說道：「好妹妹，我們自從分手之後，時常地惦記著你。又聞得你因為忤了父王的旨意，被貶謫在這園中受苦，今日相見，果然消瘦到如此地步。這雖說是父王的加罪，算來到底也是你自取的啊！你想，人生在世，為著些什麼？榮華富貴，人家求還求不到；你有了，卻不要享，豈不是愚蒙透了嗎？況且男婚女嫁，這是禮上應得的，如何可以違背？你看我和你二姐姐，現在不是享盡閨房之福嗎？別的不說，就是同來同去，同息同遊，也就夠人豔羨！這不僅做了一個人應當如此，你不看那樑間的燕子，豈非也是雙飛雙宿的嗎？」

說到這裡，妙元公主也接口道：「是啊！大姐姐的話，說得一點也不錯。我們且將眼前的快樂丟過了不講，傳種接代也是必要的。倘使世間的女人，都和三妹妹一般見識，人類不就要因而絕滅，那時還成什麼世界呢？父王的希望，也就在於這一點上。故今天也替三妹妹設下一個雙座的席兒。你就去坐了末席，虛左以待乘龍客吧！好妹妹，你看見我們兩個姐姐面上，也不能再使性執拗了啊！」

說罷妙音妙元各牽著她一條臂膀，想送她入座。不料妙善一聽了兩位姐姐如此一番說話，不覺心頭亂跳，漲紅了臉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現在又見她們動手來拉扯，急得她雙手一陣亂搖，連呼帶喘地說道：「二位姐姐且休動手，聽小妹一言。兩位姐姐的話，固然是不錯，但是對尋常人說的，也就是世俗的見解，卻絕不是對於修真學道之人說的。世俗之人，看不破的是榮華富貴。因為看不破，就人人都想享受這榮華富貴，於是便傾軋爭奪，甚至狡謀暗算，不惜抵死地去爭求。爭奪到的，又是百無一二，就算爭到了，又能夠有幾時的享受？轉眼都成為泡影，又何苦損德敗行地爭奪那些爭不到的呢？就寡廉鮮恥，無所不為，一切劫奪盜殺的事，都從這裡邊產生出來，造下彌天大的罪惡。可見榮華富貴，這四個字實是迷人靈臺的毒霧，閉人聰明的魔障，也就是沉人的苦海，一墮其中，永不能自拔。

「惟有佛門廣大，佛法清靜，打破一切魔障，使人澄心絕慮。一念歸真，可以修成正覺，六根清靜，無人無我，無相無空，永遠得大自在。然後發慈悲願，為眾生說法，救度世間一切苦厄，使同歸極樂。惟我佛祖，能夠與天地並壽，這就是不慕榮華富貴的善果。

「小妹因識破了這些機關，故而才立志皈依我佛，絕不再墮塵世的魔障業緣，卻並非敢故違父王的旨意。二位姐姐一片真心好意，小妹只有銘諸心版，多替兩位姐姐祈福罷了。至於那一席，委實不敢僭坐，一則不成體統，二來小妹生來即茹素，向來未開戒，席上都是葷腥滋膩之品，斷斷不敢下箸。請二位姐姐坐了用酒，待我來侍候父王就是了。」

妙音、妙元二人，聽了她一篇玄妙的解釋，似乎含著諷刺，心上都有些不悅，即便各各回座。那位妙莊王本來已帶著幾分怒氣，卻未發作，如今聽了如此說法，不由將案一拍，罵聲：「你這不識抬舉的賤骨頭！你情願做下作貨，倒也罷了，不合造出這一派胡言亂語來惑人，還敢當面冷嘲熱諷地連自己的生身父親和兩位同胞的姐姐，也一同罵在裡邊。好一個修真學佛的公主，你幾曾看見無父無君的人，到得極樂國成得活佛來？」

妙善公主道：「父王息怒，孩兒斗膽也不敢犯上。剛才的話委實是從至誠中所發出來的，不料觸怒了父王，該死之極，還望恕罪。待孩兒侍候父王飲酒，替父王上壽。」

妙莊王怒氣沖沖地瞪了一眼道：「誰要你這不識抬舉的賤骨頭假慇懃，不把我氣死就夠了，提得到上壽嗎？」便命左右取了百結鶉衣，號了隨身便服，使她換上，連鞋襪也准穿，從今日起，發往灶下去充執炊婢女的工作。每日要汲滿一大石缸清水，兩擔硬樹木柴，一切淘米燒火的事情，都要一身擔當，不准他人幫忙。另派一名宮女，隨時監察，如有差池或有偷懶情事，即用皮鞋責打。中間如有閒暇，還得編織細草芒鞋，不得有絲毫偷閒。

當時妙莊王打發過了妙善之後，方才與兩位公主兩位駙馬，開樽飲酒。

你道這位妙莊王如何這般忍心，用此殘酷手段去對付親生女兒？這是他一則在氣惱頭上，不免責罰得過分些，二來也自有他的用意。他以為妙善充灌園的職司，痛苦尚輕，故還能安之若素，並且空閒時間也多，一有空閒，就不免誦經念佛，所以才如此發放，一方面使她受到極度的痛苦，易生悔悟之心，一方面使她一天到晚，不得須與空閒，白日裡做勞苦的工作，到晚神疲力倦，睡眠休息，再沒有誦經禮佛的機會，使與佛逐漸脫離，自然就不再會執迷不悟了。可是妙莊王這一番的心計，依然是歸於失敗。正是：

立志如金石，寧為挫折渝？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